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十九回 屠俏不提防遇官兵 楊公用妙計擒黃佐

話說這屠俏先要回去，將喜事報知許蕙娘，使他早得歡喜，同他下山，各接丈夫入寨，與他二人作慶賀筵席。不期被人趕來，一時不曾準備，急忙裡拔不出劍來。幸喜是個慣家，疾忙躲閃脫走，卻被這人緊緊追來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這人叫做黃佐，生得豹頭環眼，虎項熊腰，武藝精通，兼曉算法。鄉村錢款收放出入清算不來，俱來尋他，他只掌中輪算，立時分割，人家消長成敗俱知，稱他再蕭何，黃佐只因他素性純孝，在家孝養父母，將功名之事，看作末等，這年他父親黃長者因對他說道：「人家有子膝下承歡，力行孝道，固是難得。但我聞得孝經說：『能顯父母，孝之至也。』今汝正在壯年，幼習武藝，昔日有人曾相汝有奇異功業。當今宋室，外被金人求索，內有賊盜侵耗，國有彙卵之危。今聞得建康張種略相公，招募驍勇謀略之人，何不去應募。倘能中取，上為國家分憂，下可顯榮父母，這才是大孝。我今雖老，筋骨尚未衰敗，莫過此機會。」黃佐聽了，再三推辭，黃長者作怒道：「你不見湯陰縣岳鵬舉求名建功，顯揚當世，天下人俱稱他忠孝，今汝逆父言，孝當如是耶！黃佐不敢再辭，只得拜辭父母，別了妻子，提鞭上馬而去。黃長者見他去後，暗暗歡喜，只在家中保佑，耳聽好音，一日沒事，在門首看騾子在空地上吃草，不期爰動走來，拱手道：「在下有件緊事，要到城中，急要往回，特地自來求告。借這黑騾做個腳，明日便還。」那黃長者是個純厚的人，久知爰動不學好，生性兇頑，今又被看見，一時不便回他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家兒子求名出門，這騾子是他心愛，從不與人騎坐，爰大郎來借，我老漢只得貴人賤畜，休使外人知道。」說罷，自入內拿了鞍轡出來，爰動連忙安放騾背，跨跳上去，叫聲：「多謝！」策鞭跑回。遂同王摩來劫銀時，埋頓完，不見騾子，竟上白雲山去。過不幾日，潑皮近地鄉人，在山內砍柴，獲著這騾，不勝歡喜，便牽來藏匿在家多時。不期被人知他來歷不明，即報知地方。地方即去報知秦虞侯，連人連騾子解入州去，將這鄉人嚴刑審問。州裡相公知是有屈，遂吩咐緝事人道：「我聞騾馬能識舊處，千里自能往還。今王摩脫逃，卻喜獲著這騾。如今只消將這騾縱放，任其奔逸，跟尾看他住腳，便自有下落。」緝事人遂將騾出城縱放，一路跟走。一日，忽跑入黃長者家去。這黃長者那日不見爰動送還騾子，即著人到他家去討，說是鎖門未回。一連月餘，人騾絕無蹤跡，方知被爰動拐去，黃長者只急得沒法。這日忽見騾子跑進門來，不勝歡喜，卻見鞍轡全無，因說道：「這沒脊骨的人，慣做沒脊骨的事。幸喜肯放了回來，還是造化。」便連忙取了繩索來縛頸項。忽有三四個人走進門問道：「這騾子可是你家的？不要冒認。」黃長者聽了，笑道：「列位休得取笑。這黑騾是我家自小養的，村坊人那個不曉得是黃家的黑色騾子善能行走，怎說我是冒認？」說不完，內中一人將鐵索劈頸套住，喝罵道：「老骨頭，做得好事！回去見地方官追究。」黃長者忽被人鎖住，忙分辯道：「這騾子並不是冒認，只叫合村人來證見，列位休得取笑。」眾人將他劈臉一口啐道：「你這老骨頭，還是做夢！你家人騎這騾子打劫秦樞密相公銀兩，到處緝拿。我們是瑞州緝事，奉相公廣捕文書，跟這騾子到此。快回到本地方官追究！」說罷，取出來文。黃長者看了，方才大驚。遂將當日爰動借去，今日跑回，細細說出。眾人那裡信他，只扯著出門。黃長者只得備留酒食，同人縣中。黃長者將前情細訴，縣尉即著人拘拿爰動，回覆在逃。曉得借騾是實，又見事情重大，便將監禁，等拿到爰動，審結釋放。

這黃佐到了建康，看明了條條，遂回到演武場中，考較諸般武藝。張種略見他武藝高強，考中留在帳前。因對他說道：「日今江州、龍亢、界首，盜賊竊發，屢次不能剿滅，故此招募驍勇。前日招募一人，去江州進討無山巨寇。爾今技勇超人，且在帳前聽用。」黃佐叩謝，遂在帳前使令多日。忽一日有家信到來，看明大驚痛哭，忙來稟知種略相公，辭職回家，急救父親。張種略道：「你不消回去。我這裡做角文書，將你父母妻子討來。」黃佐不勝感激拜謝。果遲不多日，父母妻子一齊俱到。黃佐拜見父母，歡喜不盡。次日早來拜謝種略恩典，張種略正接看龍亢、界首兩縣急報文書。看完，因對黃佐說道：「這龍亢縣是報蛾眉嶺舊日強人；界首縣是報近日有四個賊人占了險道山，白日行兇，殺敗官軍；二處皆來告急。我今授汝武練使之職，著兩縣撥三百名軍卒，到就近地方駐紮，一則保守城池，二則剿滅賊眾。若剿滅一處，我即題請。務必小心在意。」黃佐叩謝道：「小人蒙恩相抬舉，敢不盡力！」即當堂領了印信文憑，回來領了父母妻子，起身徑到龍亢縣來。安頓家小，參謁縣尉，討了軍士花名簿，又發文書到界首縣去。不幾日訓練了三百精兵，因見險道山離兩縣甚遠，遂決意先剿蛾眉，後平險道。因知有座紅兩崗，切近蛾眉，遂辭了父母，便帶領軍卒，離城二十里，紅兩崗駐紮。使人築立寨柵，催督軍糧，擇日進剿。

這日正在料理軍務，忽有村戶來報屠俏獨自一人一騎，到村中買酒食吃，尚未去遠。黃佐見報大喜，道：「我正正要拿這賊潑賤，怎敢獨自到此探聽！」即提鞭上馬，帶了兵卒下崗。遠遠果見屠俏獨自在池塘邊飲馬，不勝大喜，忙拍馬衝來。不期一鞭打去，卻被屠俏躲過，便在後面緊緊追趕。這屠俏躲過一鞭，復翻身夾馬而走。見後面緊追，即暗暗拔取雙劍，見追得較近，霍地兜轉馬頭，舞著雙劍，照黃佐便砍。黃佐大怒敵住。一場好殺，只殺得：

愁雲蓋地，殺氣沖天。這個是行伍出身，能征慣戰；那個是綠林種類，見廣識多。這個單鞭施展，赫赫驚人；那個雙劍齊揮，森森耀目。這個要生擒，寨內逞威風；那個要活捉，上山顯手段。這個劫中領袖，莫道尋常將士；那個惡魔轉世，休認美貌佳人。從今得失相關，成敗亦因人論。

兩人直殺到五十餘合，勝負難分。軍卒見黃佐戰不下屠俏，便一齊助力，圍裹上來，真似眾槍攢虎。屠俏只得奮勇平生，顧人顧馬，手鬆不得半點，十分苦持。

這般尚赤與孫本正然走來，忽遠遠見了征塵亂滾，有簇人那裡爭鬥的一般。般尚赤十分動疑，忙挺槍拍馬衝到近處。一眼看去，卻見眾官兵與一個漢子攢住屠俏廝殺，便大喝一聲：「誰敢欺負渾家？」衝入圍中，一槍望黃佐咽喉下刺來。黃佐忽見有人來救，忙棄了屠俏，一鞭架住槍尖。屠俏見是丈夫到來，滿心歡喜，遂夫妻並力夾攻。三騎馬只殺得團團亂轉。這孫本同走間，忽見般尚赤縱馬前去，不知為什緣故，也拍馬隨後趕來，卻是他夫妻同這漢子廝殺，一時不便上前。再看時，只見兩下俱是官軍，便吃了大驚，忙提刀躍馬殺入，三人只拼一人。這黃佐先前與屠俏，欺他是個婦人，尚且只敵得對手。後被般尚赤來夾攻，只得盡著本事力鬥。不期又是一人趕來，未免著忙，只殺得左右遮攔，卻一時不好敗走。不期先前屠俏廝殺時，早有探事飛報上蛾眉嶺去。屠隆聽了大驚，即帶三百小校殺近前來。一時金鼓齊鳴，喊聲大舉。眾官軍見了，發聲喊，一齊逃奔。黃佐正在苦持，忽見又有接應，眾軍逃躲，方才著驚，虛架一鞭，撥馬望紅兩崗走。屠俏大叫道：「俺被這廝『地趕來，險不著了這廝的手。俺們如今且不要上山，只去殺了這廝，才上山吃太平酒。」屠隆、般尚赤、孫本聽了，俱說有理，便帶小校一齊往紅兩崗殺來。見崗上俱有準備，便離崗一里安營立寨。黃佐在崗上見了，即引軍來衝突。這裡一面抵敵，一面安營。黃佐見衝突不動，只得退走上崗。般尚赤、屠俏追到崗下，只見崗上豎著兩桿大旗，被風吹得卷出字跡。般尚赤定睛細看，只見上首旗面寫的是「先取蛾眉嶺」；下首旗面是「次收險道山」。看明不勝大怒，要殺上山去砍倒，卻被上面矢石下發，只得退回，說知屠隆、孫本道：「不知險道山是甚人佔據，這廝出此狂言！」屠隆道：「自你夫婦去後，這廝便來立寨，要與俺們作對。又不見你二人回來，十分著急，只嚴守山嶺，等你二人來商量殺滅這廝，便日日著人來探這廝消息。忽報孩兒被這廝裹住，即引眾來救。你二人為什去了這些時？」屠俏道：「孩兒結識了許多漢子，不勝心快。」遂細述了一番，道：「這便是孫大伯。父親快上山去報知蕙娘母子，先得快活，並接應糧草來，誓滅這廝的口。」屠隆自回山去。

這般尚赤、屠俏、孫本，日間輪流交戰，夜裡分派巡更。這裡殺不上崗，那邊破不得寨，一連爭持數日。一夜間，孫本領著幾個小校出來巡哨，周圍巡了一遍。巡到二更左右，忽聽見前面小校喊叫起來。孫本疾忙趕到，只見黑影中，一個漢子掄槍趕得幾個小校團團亂跳。孫本急要上前，猛然想起，突叫一聲：「黑影中可是楊么哥哥麼？」楊么忽聽見是孫本聲音，便叫道：「你可是孫本？」孫本聽見果是楊么，忙歡喜答應道：「哥哥住手，兄弟正是孫本。」即喝退小校，上前道：「哥哥休怪。」楊么道：「兄弟

為何不在山上，半夜三更在此？必有緣故。」孫本道：「同哥哥到寨中去細說。」遂攜了楊么，同入寨來。殷尚赤、屠俏正在燈下商議攻打，忽見楊么走入，不勝大喜，連忙迎接上坐，說道：「我們只說到山著人伺候，迎接哥哥，不期弄出事。還是哥哥有先見，打發我們起身，不然這蛾眉嶺被他打去。」遂細細說出：「這廝帶領家小來在城中，到此立寨，口出大言，必要收服我們，實是氣他不過。」楊么道：「我便說你們在此，必有緣故。你們將這幾日與他廝殺的光景，可說來我聽。」殷尚赤道：「不是他下崗來衝突，被我們殺退；便是我們趕上崗去，被他打回。兩處緊緊敵住，還不見有甚輸贏。」楊么聽了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等我明日見他，自有計較。」屠俏道：「大伯到來，是必與俺砍翻那廝。」遂使小校搬出酒餚，三人陪吃。吃完各睡了半晌起來。楊么傳令各使飽餐。

到了天明，提槍上馬，直出寨前，指撥小校擺列。一時擂鼓搖旗，欲作上崗之勢。黃佐見了，便引兵下來。楊么遠遠看去，見黃佐一表人材，先暗暗歡喜。忙拍馬近前，拱手說道：「宋君昏德，奸佞盈廷，災異屢見，似乎天命無與，不久喪亡。量汝一己之能，焉與我楊么爭抗耶？」黃佐聽見說是楊么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你是鬧東京的大盜，到處密拿，誰知逃躲在此！趁早自縛，免我動手！」楊么聽了大怒，搖槍直刺，黃佐急用鞭還。二人即時殺起，直殺得徵雲冉冉，殺霧漫漫。殺到八十餘合，楊么見黃佐武藝果高，暗暗心喜，又殺幾合，便撥馬敗走。黃佐只緊殺過陣來。殷尚赤、屠俏、孫本連忙截住，大殺一陣。黃佐只得退上崗去。楊么因對三人說道：「黃佐驍勇，我實愛他，不忍下手。須設計將他誘來結識，才遂我心。」三人忙問道：「他今把守山崗，怎便誘得他入伙？」楊么道：「我今有計。只今夜去，如此這般，便可結識。」三人聽了大喜，各去準備。

到了夜間，楊么又吩咐了屠俏一番，遂同了殷尚赤、孫本，領五十名小校，悄悄出營，竟奔到城下來。聽見城上才打三更，著人對城上說道：「黃練使連日與強人交戰，今接得張種略相公來文，有軍機重事，乘夜來見縣尉相公。快開門迎接。」守城軍卒聽見本官在外叫門，慌忙開門迎接。楊么即領眾入城，將守軍一齊擒住，不許聲張。遂押他引到黃佐衙前，一齊動手打入，將黃佐一應家小捆縛停當。然後四處放火，使人高叫：「黃練使與縣尉不和。帶領家小上蛾眉嶺入伙。」便殺出城去。城內居民忽見火起，忙要救護，聽見這般叫喊，方知黃佐勾引強賊，賺開城門，帶領妻小，一時嚇得俱不敢出來。直等去完，才敢出來救火，一面報知縣尉。縣尉大驚，即著人去關緊四門，然後領人救滅火光。這屠俏見城內火起，知是妥當，即傳令拔寨，退到蛾眉嶺下，立了寨柵，又去安排了當。不一時，楊么等人寨來。眾小校將家小推入。楊么連忙解縛，扶了黃長者上坐，納頭下拜，道：「我楊么斗膽唬嚇太公，實是有罪。因愛大郎英勇，願與交結，故設此計，屈太公到此。少頃大郎到時，望太公勸諭。」黃長者定了半晌，慌忙挽扶道：「楊義士不要折壞老漢。只是小兒怎肯來此？便有話也沒處說。」楊么笑道：「只要太公應允，少時便見。」黃長者道：「若得來時，我必盡言。」楊么大喜。屠俏自去解縛家小，備了竹轎，先送黃長者家小上山。

這紅兩崗官軍守到三更左右，忽望見城內失火，各自驚疑，連忙入寨報知。黃佐急出寨看，果是火勢騰烈。內中軍士有的指說道：「這火是縣前起的。」有人看明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卻似練使衙中起的。」黃佐看了，也暗暗吃驚。因恐軍心搖動，遂喝住道：「你們不胡猜亂說，明早自然曉得。」看了一會，漸漸火熄，方入寨中。不一時，早有崗下巡哨軍卒來報導：「強人拔寨，盡行退回。」黃佐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只今日一陣，殺得楊么敗走，恐我襲取巢穴，故急退去保守，我今乘他氣餒之時，殺上嶺去，便可成功。」因又想到：「這楊么雖然敗走，卻是槍法甚高，並無滲漏。況且他三人俱是敵手，連戰不退，豈楊么一戰便退？莫非是詐，誘我追趕？」一遂使人打探了回來，道：「一路並無埋伏，強人已結寨在嶺下。」黃佐聽了，點頭道：「退守巢穴無疑矣！」遂傳令軍士飽餐，到了平明時候，領眾往蛾眉嶺殺來。

行到半路，早有城內軍卒急報導：「昨夜被強人指稱練使，賺開城門，將使練家小盡縛上山，臨行放火。」黃佐聽了大怒，哭罵道：「強賊用計劫我父母，誓殺此賊！」哭罵罷，急拍馬招呼眾軍，殺到嶺下，一鼓而進。屠俏一馬截住，道：「汝已中了楊么妙計，父母妻子俱在山上，及早下馬投降，不記汝仇。」黃佐大喝道：「我乃朝廷將士，豈肯作賊！」便一鞭打來。屠俏連忙對敵，殺不數合，屠俏拍馬沿寨而走。黃佐大喝道：「賊潑賤，不要走！」急躍馬來追。將及趕上，不期一聲響亮，早將黃佐連人帶馬一齊跌入陷坑。急要掙扎，四處撓鉤上身，將他綁縛，推解上嶺。屠俏殺散軍卒。不一時，將黃佐推入寨中。黃佐一眼看去，廳前階下，刀槍密密，劍戟層層，中間上坐楊么，旁坐四籌好漢。眾小校將他從刀槍劍戟中推擁到階下。楊么見了，連忙趕下階來，喝退小校，親自解縛，扶上堂來，說道：「我楊么一生好義，專愛英豪，願與結。今慕將軍孝勇，邀請暴白。將軍不見宋室朝綱，讒佞充廷，阿諛者保其富貴，忠直者眨窗窺人家，養高者莫不退居丘壑。其間英傑之士，豈能甘守？是以楊么忠憤久積，廣結眾豪，作鋤奸去佞之舉。尚是乏人，不知將軍可能助楊么一臂之力，以遂心志否？」黃佐正要回答，忽見父親走出，說道：「孩兒若拘大節，陷身不義，似乎不可。若以宋室時事論來，楊么義士之言不謬。天命原は無常，倘能由此撥亂救民，成得事業，前人有為之事；倘或敗而無成，則此心在我又可隨命之所在而事之，未為不可。我兒不可固執，有負楊義士殷殷暮暮之情。」黃佐聽了，又見父母妻子俱在堂中，便低頭不語。楊么道：「將軍如若不願，即送太公尊堂令闖與將軍下山，楊么並不敢苦留。只可惜將軍英武，即能擒縛楊么，成此大功，恐將軍亦不能為人所容。」黃長者又來勸諭了一番。黃佐遂向楊么下拜道：「念黃佐匹夫，並無遠識。今蒙雅愛，敢不拜服使命！」這是蛾眉嶺楊么用計，將時事義動結黃佐。

楊么見黃佐拜服，不勝大喜，忙用手攙扶，與眾弟兄相見。又使眾弟兄與黃佐父母妻子相見。黃佐忙向屠俏嘶叫賠話。屠俏道：「今成一家，再休提前話。」楊么一面吩咐備酒，一面使屠俏入後，請出許蕙娘母子，與孫本相見，許蕙娘母子出來，一時夫妻父子相逢，真是千歡萬喜，共訴別後事情。說到董敬泉、黑兒與兩押差，十分痛恨；說到楊么、馬騫相救，十分感激。說完納楊么上坐，孫本領蕙娘母子一齊下拜。楊么答拜起來。殷尚赤同屠俏納孫本、蕙娘上坐，拜謝為他受屈。孫本、蕙娘答拜攙扶。黃佐見楊么這般義氣結人，不勝敬服。遂同眾兄弟羅拜，尊稱楊么為哥哥。不一時酒筵齊備，楊么居中，黃長者居左，屠俏居右，以下左首是孫本、殷尚赤兩席，右首是黃佐母親妻小以及蕙娘母子並屠俏。屠俏向眾人說道：「俺前日原說打破了紅兩崗，上山吃太平酒。今日恰是果然。」殷尚赤接說道：「今日省破費，兩當一的筵席，實與孫哥哥夫妻父子團圓的喜酒。」楊么道：「卻是為黃佐上山的慶賀筵席。」不一時，鼓樂齊動，海錯具陳。眾人盡歡暢飲，直到夜深，方自歇息。

自此山寨中無日不具酒餚，豪呼快飲。一日席間，殷尚赤因問黃佐道：「前日見崗上插著兩桿旌旗，上寫『次打險道山』。不知這險道山有幾位好漢？可知他們姓名？」黃佐道：「這是兄弟一時狂言。前日到此立寨，哥哥與大嫂久已聞名。這險道山是界首縣管轄地方，報說新來了幾位好漢，不曾傳來姓名，兄弟還不曉得。」楊么聽了，說道：「界首、陽城二縣，是我回去必由之路，到那裡打聽自知。」因提起心事，遂與眾兄弟辭別下山。只因這一辭別，有分教：

賊跡忽擦花面，報仇認出名人。